



溫煦 醫者心

記玉里慈濟醫院
張鳳岡醫師榮退

文 / 陳世淵、林淑萍

十三年來，在玉里小鎮，張鳳岡醫師每天早上都騎著同一輛舊單車上下班。二〇一〇年的三月十一日，是他在玉里慈濟醫院最後一天的看診日，習慣早起的他，一如往常神采奕奕的前往醫院，履行這一段非凡的醫者路。

今年已經高齡八十一歲的張鳳岡醫師，是每一位病患口中的好醫師，因為他平日除了在醫院內看診之外，還利用個人休息時間，北起萬榮鄉的馬遠村，南至富里鄉的豐南村都有他的足跡。在病人眼中是救命菩薩的張鳳岡醫師，對於自己會拿起聽診器行醫救人，他說，那是十九歲以前都不曾料想過的事。



■ 八十一歲的張鳳岡醫師，五十五年的行醫生涯，雖然準備退休，直到最後一刻仍是兢兢業業的照顧病人。

多舛人生少離家 把握當下醫無涯

一九四九年，才十八歲的張鳳岡在戰亂中，連告別都來不及，就搭上火車離開家人，隨著軍隊從大陸來到臺灣。對張鳳岡而言，未能向父母辭行一直是魂牽夢縈的痛楚，他夢想會有重回家鄉的一天，然而夢想卻隨著時間行遠而幻滅。離家，必需在十分鐘內做決定；返家，卻已相隔四十年，少年成白髮，與父母也早已天人永隔，只能在墳前長跪思親恩。

服役時，張鳳岡參加了軍醫訓練班，之後再考上了國防醫學院，自此開啓了長達五十五年的白袍生涯。服役期間歷經國共內戰與越戰，張醫師曾兩次深入戰地服務，從戍守當時比金門還前線的烏坵島，到成為「援越醫療隊」的一員，曾經千鈞一髮在死神手中逃離的張鳳岡，換來面對生死的坦然，深刻體會「把握當下」的重要，也決定從醫官退役後，要到醫療缺乏的東部服務，將自己的專長用在最需要得地方。

雖然在烏坵島行醫僅僅一年，但在當時人力吃緊、艱困緊張情況瞬息萬變的前線，擔任醫官的張鳳岡醫師與醫務兵林阿壽以及照顧燈塔的高金振結為莫逆，不但是醫病關係也是好友。得知張鳳岡醫師即將退休，當時的醫務兵林阿壽和燈塔看守人高金振的女兒高丹華特地從烏坵趕到玉里慈濟醫院獻花致意，三個人的手緊緊的握在一起，高丹華更激動得流下淚水。高丹華說，父親前兩



■ 在金門烏坵島前線結交的莫逆林阿壽（中）和高金振的女兒高丹華（右）特地到玉里祝賀張醫師榮退，老友相見，張鳳岡醫師格外感動開心。攝影／陳世淵

年生病時，一直要求要到玉里給「張醫官」醫治，但是子女都認為應該留在北部醫學中心才對，父親一直到臨終前最想見一面的人，就是當時的張醫官，張鳳岡醫師也特別趕到醫院見父親最後一面，讓高金振沒有遺憾，幾天後安祥往生。對於二人數十年不變的深厚友誼，身為晚輩的她實在非常感動。

翻山越嶺訪貧病 步履沉穩遍萬里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十三年來，擔任內科醫師的張鳳岡，平日除了在醫院內看診之外，還會利用個人休息時間，翻山越嶺到鄉間往診，於每週三下午巡迴花蓮南區的偏遠部落關懷貧病，足跡遍及玉里、卓溪、富里、瑞穗等無醫村，踏遍四十七個鄉村部落，關懷超過三千人次。雖然已屆古稀高齡，張醫師上山下海還是一樣步履沈穩，走得踏實。

知道張醫師即將卸下白袍，長期受他照顧家住瑞穗鄉的羅阿嬤，特地托女兒帶來了一幅台灣造型的感謝狀，因為張醫師不間斷的居家關懷，才讓她有安祥的晚年生活，阿嬤希望退休後的張醫

師，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時時想起臺灣東部的這群病人老朋友；後山的人情味，也濃濃的包圍著張醫師……面對大家的熱情與感謝，張醫師仍是謙虛的說：「這都是應該做的，是大家給我服務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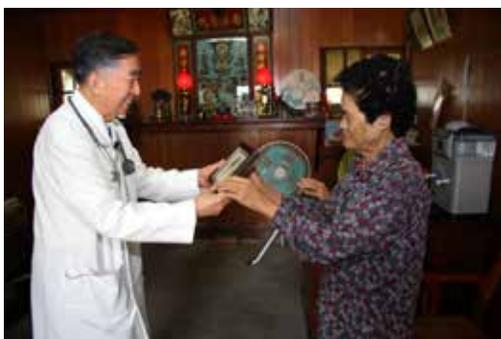
「張鳳岡醫師不僅是一位好醫師，更是同仁們的表率，因為每當醫院或社區有需要，他總是有求必應，走在最前、做到最後，永遠無私的奉獻。」玉里慈濟醫院張玉麟院長期許自己能以這位如父如兄的醫界前輩為「人醫典範」。



■ 高齡八十一歲的張鳳岡醫師經常上山下海的到偏遠往診，他和志工一起出門訪視，總是步履沉穩、走在最前。攝影／陳世淵



■ 每天騎腳踏車上班的張鳳岡醫師，居家關懷途中看到小朋友的腳踏車也童心大起，踏上腳踏車小騎一段。攝影／王文建



■ 張鳳岡醫師退休前夕，家住瑞德鄉的羅阿嬤特地致贈「仁心仁術」的獎牌，要感恩張醫師多年來居家關懷的照顧。攝影／陳世淵



■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四日張鳳岡醫師和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右一）同時受證成為慈誠，並與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右二）、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長（左二）合影。（張玉麟院長提供）

走在最前踏實做 心歸慈濟志人醫

終於到了退休日當天，玉里慈院同仁為張鳳岡醫師準備了一場溫馨的感恩榮退紀念茶會，現場播放起張醫師十餘年來行醫的紀錄，從舊院區時期的假日門診、社區健康檢查、居家往診、急難醫療支援，一直到新院區啓用後的晨間門診和社區醫療等，每一段都記錄著張醫師奉獻的身影。或許在學術上，張醫師沒有艱深的論文成果發表，但真心為病患付出的堅持精神，早已在每位鄉親心中深深烙印成一篇篇頌歌。

張玉麟院長特別代表全院致贈張醫師「慈濟之光」的榮退紀念牌，志工組長葉淑娥師姊也代表全體慈濟醫療志工致贈「福袋」，祝福張醫師時時健康、福

慧滿滿。平時總是笑容滿面的張醫師，在離情依依聲聲催促下，也不禁紅了眼眶。張鳳岡醫師感恩，影響他最深的就是在玉里慈濟醫院服務的經驗，也因為接觸慈濟的人文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因為這種慈悲的精神，讓我知道要去學習、要不斷的持續精進。」其實張鳳岡醫師已在二〇〇六年受證為慈誠隊員，儘管未來他無法再日日為病人做常規治療，但數十年如一日的醫者悲心，仍掛記著、承諾著要繼續參加國際慈濟人醫會的義診活動。

老兵精神，退而不休，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故事裡的一位少年，如今已白髮銀鬚，在將近一甲子的臺灣行醫路上，雖然光榮退下舞臺，然而他所留下的燭光點點，已在偏遠山區照亮每個黑暗角落，溫暖每位病患的苦難心靈。



■ 張玉麟院長代表全體同仁致贈張鳳岡醫師榮退獎牌，感恩他十餘年來為偏遠醫療所做的貢獻。



行醫萬里 守志玉里

口述 / 張鳳岡 玉里慈濟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

和其他人比較起來，我的行醫路可以說是充滿了變化，也因為這些變化球，讓我更珍惜和把握每一次付出的機會。還記得當時才十八歲，便隨著軍隊從中國大陸來到了台灣，服役時，因為想要幫助更多的人，我從普通阿兵哥變成了一位軍醫，服役期間因任務需要，我曾在當時的戰地前線烏坵行醫，也曾親身參與越戰，成為「援越醫療隊」的一員，在那樣艱苦和緊張的環境中，讓我深刻的體會到「把握當下」的重要，也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從軍系醫院退休後，決定到醫療資源相對缺乏的後山來服務。回想起從醫的生涯，要感謝許多貴人的協助，更感謝玉里慈濟醫院和每一位鄉親，讓我有服務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那是一個相當混亂的年代，因國共內戰的因素讓許多人不得不離開了家鄉，當時住在江蘇無錫的我也不例外，永遠記得四月二十二日那天，那時的情景就如同發生大災難一般，無論男女老幼大家拼了命的逃難，



■ 張鳳岡參加軍醫訓練班展開行醫生涯，此為一九七〇年代張鳳岡醫師時任少校醫官時的照片，張醫師於一九七九年以中校退伍。（張鳳岡醫師提供）

在來不及和家人說再見的狀況下，我離開了家鄉，之後在表舅的介紹下於上海加入了軍隊，在五月一日抵達了臺灣，也從此和家人斷了聯繫。經過四十年的歲月後，我才輾轉從親友的口中得知，我離開家鄉當時，母親曾追到火車站送行，而我卻已經搭車離開，沒想到這一錯過，就已生死兩隔。

服役時，由於部隊裡相當缺乏醫療人員，加上自己對醫療也有相當興趣，所以就參加了軍醫訓練班，也從此踏上了行醫的這條路。經過了一年半的訓練，一九五三年我開始分發到部隊裡服務，軍醫在當時只負責部隊裡醫護工作，並

不是正統的醫師，也沒有執照，更無法行醫救人。為了能夠成為一位濟世的醫師，之後我再報考國防醫學院，接受紮實的四年醫療訓練後，這時的我才是一位合格的醫師。

一九六二年從國防醫學院畢業後，我被分派到了當時的烏坵守備區服務，烏坵守備區就是今日的金門縣烏坵鄉，這裡可分為大坵和小坵，兩座島的總面積僅有一點二平方公里。當時的前線仍時常有大小戰事傳出，所以那裡除了少數的當地居民外，其餘的就只有駐紮在當地的反共救國軍。那時，島上就只有我一位醫師，所以醫療相關的大小事都要全部包辦，就如同是一人醫院，也因此無論是婦女難產、外科開刀或是截肢手術都要負責；此外，如果島上發生意外時我還兼任法醫，協助軍方進行囊驗的工作。在別人眼中，我的工作量大且複雜，但也因此讓我學習到許多教科書外的經驗與知識，為我日後的行醫工作奠定基礎。

在島上服役時，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記得才到部隊沒多久，就遇到了一位急性闌尾炎的病患，當時的情形相當緊急，已無法再耽擱病情，所以硬著頭皮為患者開刀。由於沒有其他的醫療協助，所以一個人便承擔起開刀房的所有工作，舉凡器械準備、手術消毒甚至是全身麻醉都要全部包辦。當開刀進行到一半時，病患的麻醉竟沒了，於是趕緊將手套脫掉再次進行麻醉。除了手術上的考驗外，外在的環境也相當困



■ 張鳳岡醫師（左二）在越戰時參加援越醫療隊，擔任第五隊內科醫師，當時他與夥伴在越南平順省潘切機場合影。巧合的是，當時他身旁同是內科醫師的隊友也叫張玉麟（左一），與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同名同姓。（張鳳岡醫師提供）



■ 一九八〇年代時張鳳岡醫師和家人到臺北故宮遊玩時的合影，右起夫人蔡碧雲女士、小兒子張嘉平、張鳳岡醫師。（張鳳岡醫師提供）

窘，因為當時的手術室其實是一座碉堡，所以天花板上不時還會漏水，所幸經過重重的考驗後，手術過程相當順利，病患也在術後逐漸康復。



除了外島服役外，國外的行醫經驗更讓我難以忘懷。一九七〇年正值越戰期間，我奉派隨著援越醫療隊到當地服務，因為當地是戰區，所以常常會面臨到生死交關的時刻，清楚的記得三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和翻譯正在越南平順省潼毛縣的村落服務時，突然遭到越共攻擊村莊，於是我們趕緊躲進宿舍的樓梯間，兩人在狹小的空間內，不敢發出任何聲音，而且當越共靠近屋外巡邏時，還可以清楚的聽見他們說話內容和腳步聲，所幸他們並沒有進到屋內搜索，也讓大家逃過了一劫。

從軍方醫院退休後，在一九九七年我來到了玉里慈濟醫院的前身「鴻德醫院」工作，一九九九年慈濟基金會承接後，我選擇繼續留在玉里慈濟醫院服務，玉里慈院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是一家社區醫院，已經習慣和病患面對面相處的我，在這裡不僅可以發揮醫療的專業，也能深入社區各部落服務。當時，我負責的是假日門診和健康檢查門診，有人問我：「難道你假日都不想休息嗎？」但是我認為只要是醫院的需求，我本就應該當仁不讓，所以假日看診對我來說可是一點都不辛苦。此外，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開辦的社區健康檢查服務，也讓我結交到許多老朋友，記得當時每天凌晨五、六點就要出門，結束後還要再趕回醫院看診，雖然行程滿檔，但是那種同甘苦的革命情感讓我迄今難忘。

此外，還有兩次支援救災的經驗也讓人難忘，第一次是在二〇〇〇年象神



■ 每週三下午的居家關懷，張鳳岡醫師總是自假前往，他的足跡已經踏遍花蓮南區的四十七個村落，不論田野或鄉間，都可以看到他用心為偏遠地區民眾服務的身影。攝影 / 謝文彬



■ 真心為病患付出的張醫師，不辭路遠，常常一只公事包就到各個無醫村關懷老人家，變成老人家們最好的朋友。攝影 / 王文建

颱風來襲時，當時在秀姑巒溪演訓的台北市消防局人員傳出受困的消息，因此玉里慈院奉派前往支援，本著救人的信念，我甚麼都沒想就一口答應，雖然已是凌晨十二點，我們一行四人依然立刻準備器材出發救人，沒想到一路上風強雨驟，加上車子行駛在隨時都有落石坍方的瑞港公路上，這樣的經驗真可用驚心動魄來形容，也或許是佛陀的保佑的吧，第二天下午任務平安結束，大家也平安的回到了醫院。這次的經驗，讓我深刻的體會到玉里慈院在偏遠地區緊急醫療上的重要性。

另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八月的桃芝風

災，這次的颱風造成了光復鄉大興村的嚴重的土石流災情，還記得前往支援時道路上滿是沙塵，有時幾乎看不到前面的道路，雖然一生中曾經歷過二次的戰爭，但來到災區後眼前的景象依舊令我震驚，原本滿是屋舍的村落就在一夜之間全部被土石掩埋，初估土石約有二至三層樓之高。雖然天災無常，但是在醫療站內則是處處充滿了大愛的光輝，不少頓失親人的村民們，因為傷心過度或暈厥而被送來就醫，然而這種心裡的傷慟，是無法靠藥物痊癒的，所幸有慈濟師兄、師姊的協助和發放，讓災民的心理有了抒發的管道，在經濟上也有了依靠。

除了緊急的救護支援，個人最常參與的就屬玉里慈院特有的居家關懷了。二〇〇一年一月，醫院和慈濟人醫會首度合作在卓溪鄉古風村辦理義診活動，在這次的活動中我們發現，雖然從古風到玉里市區只需半小時左右車程，卻有許多鄉親因為生活困難或缺乏交通工具而放棄就醫，這樣的因緣，於是促成了日後我們每週一次的居家關懷活動。

記得曾經在玉里鎮三民里發現一位臥床數十年的阿嬤，當初到阿嬤家關懷時，由於家人都有智能障礙的問題，所以造成阿嬤的背部已有一半面積以上的大褥瘡，整間房子裡瀰漫著濃濃的腐臭味，這樣的味道讓我感到的不是臭，而是讓人相當鼻酸與不捨。還有一次經過志工轉介，發現一位住在長良里的民衆因中風長期臥床，生活環境同樣的髒亂不堪，於是將他送到醫院治療，在梳洗的過程大家赫然發現，



■ 做任何事都認真的張鳳岡醫師，在玉里靜思堂啓用時也用心祈福。攝影/陳世淵

由於個案已經多年沒洗澡加上身上的褥瘡，竟從身上的傷口裡挑出了一隻隻的小蛆。這樣的個案在社區裡總是屢見不鮮，也正因如此讓我們的居家關懷有了持續下去的目標。

回首在玉里慈院服務的十一年歲月，這裡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家，從早期住在醫院樓上的宿舍，到現今完善的硬體設施，讓我看到了玉里慈院正在為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而持續進步。許多病患，都因為看診的因緣和我成為了好友，朝夕相處的醫院同仁，就像如同家人般親切。雖然捨不得這一切，但是隨著年齡增加，身體陸續出現了許多異狀，從癌症到視網膜病變，總以為還可以繼續服務下去，直到最近眼睛真的越來越模糊了，讓我不得不選擇退休。這一路上，要感恩的人太多，感謝醫院同仁的協助，感恩病患及鄉親讓我有服務的機會，更感謝張玉麟院長全力的支持，才能讓我在玉里慈院發揮所學。雖然退休，但是從醫之路並不會因此中斷，轉換跑道後我將加入慈濟人醫會，未來期望在義診的活動裡，能有更多機會服務病患。（整理 / 陳世淵）